

吴亚丁短篇小说集

吴亚丁 著

一个来历不明的人

不知他来自何方 也不知他将
去到何处，但是只要他从人们
的生命里经过，就应该被人们
注视，哪怕只有一瞬。

吴亚丁短篇小说集

吴亚丁 著

一个来历不明的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/ 吴亚丁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-7-5411-3799-0
I. ①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中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3401 号

YIGELAILIBUMINGDEREN

一个来历不明的人

吴亚丁 著

责任编辑 张春晓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周 奇
版式设计 史小燕
封面设计 李笑冰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230mm×150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799-0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献 给 我 的 母 亲

自序

写这本书里的每一篇小说，差不多都倾注了当时的某个幻觉，某种好奇，某些特定的境况与情绪，以及某种异想。其中的大部分篇什，几乎集中在一年内写完。因此，读它们，可能不至于有太多突兀之处。——它们的跳跃、连贯与顺遂，也是我认可的。

很多人提到短篇小说，说它们是现实生活的记录，我不这么看。我更多认为，好的小说，是写现实唤起的某种东西。来自现实，却又徘徊于现实之上，若即若离，是某种灵动飘逸的东西。我相信，一篇优秀的小说，在它的“头顶”，一定有一种类似古代的五彩祥云般的存在。

收录在这部集子里的作品，就其视野而言，跨度颇大。从童年，到少年，再到青年学生，乃至中年及暮年，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生。这些东西，写得自由，代表了我写作它们的那一年里（以及后面的日子里），我的“东张西望”，“偶有所及”，“若有所思”。倘若读完它们，不知道能否构成对一个已然逝去了的时代，以及正在经历的年代某些富有情致的回望与遐想？

我出生在江西南昌。唐宋以来，那里就是一个富庶繁荣的好地方。南昌境内，众多天然洁净的大小明珠似的湖泊，构成我童年世界里最深最美的记忆。少时，我经常与小伙伴们结伴步行去到赣江之畔观赏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绚烂景致。当然，在这部小说集中，我没有写到它们。但是，我得承认，那些隐藏在中国南方一座著名古城里的汨汨水泊和一江胜

景，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念。我喜欢的文字，与故乡有关，更与湖及江河有关。

这部书中三篇稍长的小说，都是写深圳的。来深圳近二十年，深圳已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最初的一部长篇小说《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》，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《出租之城》，写的都是深圳，是这座毗邻香港的现代之城。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有限地自由迁徙的时代，比之过去的禁锢，是大大地进步了。而自由的迁徙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乃是长途跋涉中的驿站，是生命过程所经历的华彩转换，是宛如水一般流动的生活之路。深圳这地方，因改革开放而建，是在国家文件指导下催生的一座城市。这里，于极短的历史，汇合了全国的人力，物力和财力，城市规模不断膨胀，扩大。又因其持续领衔全国的经济影响力，而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一隅。用文学来表达对这座城市的关注，成为我的重要方向。我希望，读者在我的作品中所读到的深圳，是有别于报章杂志之外的深圳，是被文学光束点亮的深圳，也是更接近历史底色的深圳。

其实，小说不在乎写哪里，写这座城，还是写那座城。写出生命的气息，写得有洞察力，有力量，才有价值，才重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。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喜欢自己亲自去观察、触摸、闻嗅、倾听，品味和感知这个复杂的世界。而小说，尽管是虚构文体，却相对独立和完整地提供了来自他人的一个正式视角。我期待，我在这里所提供的，能够给您带来新鲜和惊奇，带来点别的什么。

吴亚丁

2013年冬天于深圳

目录
CONTENTS

柴 火	001
酒 宴	015
骷髅纸牌	033
眺望英格兰	051
一九七五年的大雪	087
一头猪的私奔	107
勇 气	121
书香门第	139
我们的追逐	179
一个来历不明的人	231



柴火

寒风四起的日子，大雁开始一行一行的，从头顶掠过，往南飞去了。

住在村子背面的鰲夫老柴头，每天早上，总会佝偻着身子，爬到村东头的小山坡上，站在暮秋寒冷的霜风里，朝南方张望好一阵子。他的孙子柴火早先跟着村里的年轻男女，一起到南方打工去了。村子都走空了，留下来的不是拄杖而行的蹒跚老者，就是浑身泥污的懵懂孩童。只有到旧历新年来临，候鸟似的人们，一拨一拨地回来了，村子才又慢慢热闹起来。柴火这次去，又快一年了。是的，柴火才十五岁呐，瘦弱得像只没长大的耗子，一脸稚气。他心里念叨着柴火该回来了，去年过年柴火和村里的同伴木根一起喜气洋洋地回来。虽然赚钱不多，可是孩子还小，能带回那么些票子不容易了。事实上，老柴头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的钞票呢。过年的时候，他和孙子躲在土屋里数着钱，那个开心呀。柴火给他买三花酒喝，买大肥肉吃。每逢想起当时的幸福情形，他就忍不住擦眼泪。柴火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柴火娘早亡，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柴火的父亲，五年前的夏天突然得了一场怪病，没多久也死在乡医院。天意弄人啊……这些年，孙子成了他心头唯一的牵挂。他的眼睛藏

在老脸里，几乎看不清东西。可是，他心里是清楚的。是的，他的孙子，柴火这孩子，这几天是该回来了。

他这么念叨着，心里涌过一阵高兴。秋凉才起，冬天跟着就来了。村里去南方打工的村民们，也跟这季节悄悄更替一样，陆续都回来了。过年了嘛，谁都要回个家嘛。柴火这孩子，也该回来了。

但是今年过了年二十二，却仍不见柴火回来。去年，柴火年二十二就已回来。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老柴头的心一阵紧，有点沉不住气，遇见南方打工回来的人，就问是不是见着他的宝贝孙子了？有认识的，就好心宽慰说，你家柴火么？好着呢，欢蹦乱跳的，年前公司赶任务嘛，再说回家的车票也不好买……你就不用操心啦，肯定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有不认识的，或许眼一斜，甚至不耐烦地啐道，谁是柴火？不知道！搞得老柴头心里一阵松一阵紧，只不住叹息。

冬天虽说看上去老态龙钟模样，又是风又是雪，可是冬天的脚步还是蛮轻快的。老柴头看着别人家喜气洋洋的，又是杀猪又是宰羊，准备热热闹闹过新年，终于忍不住，一颠一瘸，跑去村南面找木根的父亲六斤。柴火跟木根，自幼就最要好。六斤家或许能打听点消息来？憨厚稳重的六斤见老柴头来，客气地请他在板凳上坐，倒上一杯茶，然后说木根这两天也没来电话呐，又宽慰道，柴叔你放心，柴火那么机灵的孩子，你还担心出什么事呢？木根前几天电话里还说他们一切都好嘛。老柴头神情黯然。六斤看在眼里，过意不去，就留老柴头吃饭。老柴头害羞不肯，起身倚门而立，却没有离去的意思。六斤诚意地说，柴叔你回去也是清灯冷屋的，有什么意思，不如随便吃点好了。立刻吩咐木根的娘去鸡笼里寻来一只鸡蛋多炒个

菜，又令木根的妹妹小芹去村头小商店打两斤水酒。两个男人，沉默地就着一盏孤零零垂下的昏暗电灯饮酒。老柴头慢慢喝着寡淡的水酒，听见六斤在灯影里絮絮叨叨的，心猿意马地聊孩子们的陈年旧事。老柴头着急地说，六斤呀，你看这现在不都年二十五了呀，去年他们早就回来了呀。

是哩，去年柴火年二十二那天就回来了。只一年不见，老柴头就瞧见自己的孙子柴火又长高了，而且小脸竟也有些红润。那时，他多高兴啊。去年的冬天，好像也没有今年这样寒冷。去年在简陋的家里，老柴头和柴火，爷孙俩烤着热烘烘的炭火，聊得可开心呢。柴火挥起略微有些像男子般的手臂——他还是个孩子嘛，跟他眉飞色舞讲述在南方打工的见闻……老柴头觉得，柴火长大了！嗬嗬，这孩子，什么时候也变得能说会道了？柴火眨巴着眼睛问，爷爷，其实我们在南方打工的日子也很苦很累很难熬。怎么回家说起来，倒又像蛮有意思的了？老柴头心疼地说，苦么？太辛苦我们就不去了。炭火前，柴火的脸烘得红扑扑的，腼腆地笑着说，爷爷，去还是要去的，过了年我又长大一岁了。长成大人了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了。

六斤望着老柴头，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事。六斤呷了口淡酒缓缓说，真是哩，今年么，真的快过年了哩，孩子们是该回来了！老柴头心里寂寞得厉害。他默然喝下些薄酒，起身告辞，正好听见外面小芹尖声叫起来，娘！二姨娘来了！

小芹的二姨娘在镇里开了个小店，店里摆了个公用电话对外营业，兼带着自己也用。柴火和木根平时打电话回家，都是打到二姨娘店里再让她转告的。她来了，一定会有木根和柴火的消息。老柴头正怔怔地想着，却见小芹的娘陪着年轻又有点风骚的二姨娘携带着冷风进来。他打了一个激灵。小芹人小鬼

灵，推了妹妹小菊一把，让她赶快去关门。小菊下面虽然还有个弟弟，可惜年纪太小，还在摇床里睡觉，怎么能爬起来关门？她撅着小嘴，老大不情愿地跑去关门，又急跑回来，想听大人们说什么。二姨娘一眼就瞅见房中间那张破饭桌跟前木讷的老柴头。她风风火火地说，哎呀，柴叔也在呀！今天下午就接了木根的电话，正想着赶快告诉你们呢。谁知一直忙着又没人看店，所以到现在才来。

啊，有电话了？这消息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。最可笑的是老柴头，他立刻像长颈鹿似的，脖子伸得长长的。老头可怜巴巴地说，有、有柴火的消息吗？二姨娘搔首弄姿，歪腰站着，一只手扶在土墙上笑道，有呀！木根和柴火好得跟什么似的，怎么会没有？

老柴头就急急地去拍拍青筋毕露的额头，那上面竟然已经沁出微微细汗了。老柴头连忙俯身作揖，哀求说，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，烦你快点说呀。

想要博人欣赏的二姨娘本想慢慢道来，一来展露一下自己有益于那些普通村妇们的动人风韵，二来也好显摆一下自己地位的重要性。但她又是一个善良的妇人，眼看着老柴头着急的样子，便不忍心，只叹道，柴叔，看你急成那样？木根也没有多说什么呀。他电话里只是说工地没有完工，得留些人看管工地呢，所以要晚几天回来。

晚几天就回来？听到这消息，老柴头满脸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，有些笑容了。老柴头自言自语道，我说呢，还以为买不到回来的车票呢？只不过是晚几天回来嘛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他没敢说“还以为出什么事了”这样的话，怕不吉利。沉稳的六斤待老柴头说过之后，才问妻妹道，就这些了？旁边小芹娘

早等急了，也连忙插话问，那他们回来的车票买到没有呀？到底哪天回来说了没有呀？二姨娘一拍巴掌，尴尬地说，哎呀，这个没有说，我也忘了问了！小芹娘嗔怪道，看你，也不问个清楚。六斤慢悠悠地说，你们急什么啊？有消息就好。没听说么，人家工地有事嘛。他看了老柴头一眼又说，孩子们早晚是要回来的，现在他们在城里，又不比我们乡下，工作当然更重要了。其实他心里也是着急的，只是听说孩子们有工作任务，才耽误回家的行程，就放心了不少。

从六斤家出来，霜风一吹，喝了酒的老柴头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平时熟悉的沟沟坎坎，现在仿佛全变换了位置，不在平时应该在的地方。这让他判断失误，总是差点摔跟头。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现在竟然这样跟他闹，他无处发泄，只好骂骂咧咧的。只是，每每刚骂完前一个惹恼他的土堆，却又有一个新沟渠在恶毒地等着他。他心里想，我的娘呀，不就是才喝了这一杯薄酒吗？难道这片刻工夫，整个村子全都变了？他朝周围望去，天空是没有月亮的，倒是一大片斑斓的星星铺在低垂而黑黢黢的天空，好像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。远处一户土屋人家，有一星半点灯光泄出来。那是谁家？他想不起来是谁住在那里。这还是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村子吗？在悠深的黑暗中，气恼之余，他忽然想起柴火就快要回家了，这才高兴起来。啊！要是今天晚上是和柴火这孩子一块喝酒，那就太好了！一想到柴火，老柴头咧着干瘪的嘴巴笑了。他的门牙早掉了，一张嘴黑洞洞的，仿佛幽深的古井。说来奇怪，人一高兴，村路也仿佛通人性了，平坦了许多，没有再怎么为难他。

柴火回来就有酒喝了，老柴头暗想，心里变得暖洋洋的。是啊，柴火回来，最少就有三花酒了。虽然是散装的，可是那

酒力道够劲。他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散装三花酒更好喝的白酒，至少这酒比平时人们喝的掺了水的普通水酒要好喝得多。家里两间破草屋，也需要翻修翻修了。当然，最好能够像村子里的有钱人家三宝那样，也建几间崭新的砖瓦房屋，让别人瞧瞧，我老柴头也并不差的！当然，现在柴火这孩子年纪还小了点，但是好日子是要慢慢等待的……小树苗总会长成大树的！再说了，柴火这孩子，身子骨不像他死去的爸——他爸一看就是病歪歪的，柴火比他父亲那肯定是强多了。特别是去南方回来后，那个头呀，看着刷刷地长起来……哼，我老柴头家，有了柴火这样有良心、好人品的好孩子，还怕个什么？想到这里，他嘿嘿干笑起来。是的，这样有酒有肉的美好生活，只有有了柴火才会有；这样称心如意的日子，也只有柴火回来才能够享受到。柴火虽然只有十五岁的年纪，但是他会越长越大的，他会越来越有力气的，他会越来越有出息的呀。只要柴火能够赚到钱，他们的生活就有希望，他们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所以呀，现在柴火这孩子，就不仅仅是他们老柴家今年能够红红火火过个好年的唯一期待，也是孤寡的他老年丧子后的最大希望。

他很满意柴火这孩子。特别是去年过年回来，柴火一下子变得那么孝顺和懂事，让他吃惊不小。柴火简直就是变了个人嘛。才一年时间，柴火仿佛一下子就从孩子长成了大人。柴火不仅给他钱花，给他买好酒喝买好肉吃，还像个哥们儿陪着他喝酒聊天……老柴头乐坏了。他常常偷偷地打量柴火，你看他那浓密的黑眉毛，闪亮的大眼睛，厚实的大嘴巴……哪一样不是我老柴家的人？那天（当然是去年啦），他坐在火塘跟前幸福地瞅着柴火。原本瘦瘦弱弱的柴火，现在终于长成大人啦。

过了几天，老柴头偶然听到一个令他不安的消息。有人从南方回来，告诉他说，柴火没有按期回家不是因为看守工地，虽然工地着实要有人看守；柴火没有按期回家也不是因为买不着车票，虽然车票着实难买；柴火没有按期回家，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拿到他应该拿的工钱。城里人叫那工资。

老柴头想明白了，哪有干活不给钱的？旧社会给地主家打长工，人家还管饭呢。到了年底，还给分个三担两担谷子呢。不给工钱！他不明白这世界上咋会有这样缺德的事情发生？这样的人太缺德了，不得好死。他这样想着，不禁气愤起来。一生气，气管炎又犯了。气管炎一犯，呼吸就困难。

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柴火却再没有消息传来，老柴头开始有点慌乱了，天天晚上喘着粗气担心着柴火。说起来柴火还算好的，他不是还有个木根在一起做伴么？是哩，他好歹还有个木根一起做伴！出门在外，两个人总归比一个人要好，一个人容易被欺负，两个人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就算那工地的老板不给发工钱，不发一个人的，跟不发两个人的那是不一样的。他这样安慰着自己，时常遥望南方，默默祈祷菩萨保佑。

日子过得太快了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已经到年二十九了，再过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可是仍然不见柴火和木根的影子。木根家的人也慌了手脚，二姨娘不得不每天傍晚都赶过来，她再没接着木根或者柴火来自南方的电话，只好天天赶回姐姐家来看木根回来没有。她知道只要木根没有回来，姐夫六斤或者姐姐也会着小芹跑去乡里找她问情况的，还不如她自己过来，也显出姐妹间的关心和温情。六斤虽然是个沉稳的男人，如今也一改矜持，来找老柴头。在老柴头的破草屋前，他小心翼翼地搓着双手问道，柴叔啊，你天天打听的，有没有听说孩子们到

底什么时候回啊？老柴头呼哧喘着气，吐了口痰，半天没有答上话来。他，一个独居一隅又与世隔绝的老鳏夫，哪里知道柴火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。虽然大家都期待千万别出什么事情，但是这个年头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不会发生呢？不是有老板连工人自己应该得的那份工钱都黑着心肠扣住不发么？城里发生的事情太稀奇，叫农村的人听了，都惊讶得瞠目结舌。这年头，农村地里的庄稼不值钱，要不用得着往城里累死累活的，去干人家不愿意干的脏活粗活吗？唉，世道变了，每个人都得小心翼翼地活着了。只是，柴火呀，你得赶快回来才好呀。

年三十那天，天气好像黑得特别早，老柴头希望夜晚来得晚些才好。可是，北风刮得紧，天色阴沉沉的，总像要下雪的样子。眼看着大年三十到来，家里没有一点过年的气象，冷锅冷灶的，草屋还透着凉风，没有一点温暖。最重要的，是柴火仍然没有回来。柴火没有回来就没有钱，没有钱这年货怎么买呢？人没回、钱没有，这年还怎么过呢？这么想着，老柴头简直有些绝望了。

看看天完全黑下来了，老柴头独自坐在屋子里发呆，他此刻越发显得苍老了。正茫然间，突听得门外有许多人的脚步声，有人柴伯柴叔杂乱地喊。老柴头打开门一瞧，傻眼了。这不是还透着稚气的木根么？可是柴火呢？柴火这孩子呢？

木根今天很木讷地站着。不可思议的，是他竟然朝老柴头伸出手来牵他柴伯。老柴头顿觉难为情，但是沉重的气氛压抑了他的腼腆。他又害羞又紧张，任由木根牵着穿过人群，大家无言地让出一条路，黑暗中老柴头好像看见六斤了。他沉默地